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春蕊初綻顏 桃花朵朵開

張士杰

清晨，我推開窗，一縷春風裏挾著濕潤的泥土氣息撲面而來。遠處的山巒還籠罩在薄霧中，若隱若現，宛如一幅未乾的水墨畫。我信步走向院中的桃樹，枝頭已經滿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像一顆顆粉色的珍珠，在晨光中閃爍著柔和的光澤。

走近細看，那些花苞頂端微微張開，露出一點嫩紅的花蕊，彷彿少女羞澀的笑容。露珠順著花瓣的紋路緩緩滑落，在晨光中折射出七彩的光芒。我屏住呼吸，生怕驚擾了這靜謐的時刻。忽然，一陣微風拂過，枝頭輕輕搖曳，幾片花瓣悄然舒展，露出裡面金黃的花蕊，宛如初醒的精靈，在晨光中舒展著身姿。

陽光漸漸溫暖起來，更多的花苞開始綻放。有的花瓣還緊緊依偎在一起，只露出一線紅暈；有的已經完全舒展，五片花瓣如蝶翼般輕盈。花蕊上沾滿了晶瑩的露珠，在陽光下閃爍著鑽石般的光芒。蜜蜂循著花香而來，在花間穿梭，翅膀振動發出細微

的嗡嗡聲，為這靜謐的清晨增添了幾分生氣。

我蹲下身，仔細觀察那些剛剛綻放的花朵。花瓣上的紋路清晰可見，從深紅到淺粉的漸變，宛如畫家精心調配的水彩。花蕊上細密的絨毛在陽光下泛著金色的光芒，輕輕一碰，花粉便如金色的煙霧般飄散。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甜香，混合著泥土的芬芳，讓人沉醉。

遠處的山坡上，成片的桃林也開始綻放。遠遠望去，彷彿一片粉色的雲霞籠罩在山間。微風過處，花瓣紛紛揚揚，如雨般飄落。我站在樹下，任由花瓣落在肩頭，感受著春天的氣息。這一刻，彷彿時光都變得緩慢，所有的煩惱都隨著飄落的花瓣消散在春風中。

夕陽西下，天邊泛起淡淡的紅霞。桃樹在暮色中顯得更加柔美，花瓣上的露珠折射著最後一縷陽光，宛如點點星光。我輕輕撫摸著樹幹，感受著樹皮下湧動的生命力。

春天才剛剛開始，這些嬌嫩的花朵還將繼續綻放，將這片土地裝點得更加美麗。

夜幕降臨，我再望桃樹時，那些綻放的花朵在月光下顯得格外清麗。我知道，明天清晨，又會有更多的花蕊初綻，為這個世界帶來新的驚喜與感動。

春風翻頁處 自有天地心

諸紀紅

春日的陽光斜斜漫過窗檯，在書脊上鍍了層薄金。此時買書，總比平日多出幾分鄭重——彷彿新抽的柳芽需配新茶，初綻的玉蘭要襯素瓷，萬物萌發的季節裡，捧回幾冊新書，便是對春光最虔誠的禮讚。

年歲漸長，早過了追逐霓裳羽衣的年紀。樹櫃裡的衣衫素簡如舊，車馬喧囂亦與我無關。可每到三月，總忍不住往書店去，如同候鳥遷徙般固執。旁人笑我癡，我卻知這癡裡有深意：錦衣玉食暖的是皮囊，而文字織就的經緯，方能托住靈魂的重量。

選書如擇友，最忌浮華虛妄。言情話本太甜膩，武俠傳奇多戾氣，魔幻故事縱使瑰麗，終究是空中樓閣。我偏愛那些根

系深扎于文化土壤的文字——或如明清小品文澹泊雋永，或似東坡手札灑脫率真，再或是當代學人筆下的哲思，字字皆透著「雅正」二字。曾慕名讀過某才子文集，詞句雖工，卻總覺字縫裡滲出陰鬱氣。後來瞭解作者生平，方知這般文氣原是心境的倒影。可見文章如器，器形可偽作，然器韻終究難掩本真。

春日讀書，講究的是「閒適」二字。不必正襟危坐於書齋，也不必強記硬背某段訓詁。廊下置藤椅一具，新茶半盞，任風翻動《陶庵夢憶》，恰見張岱寫湖心亭看雪：「天與雲與山與水，上下一白」。此刻抬眼望去，院中梨花簌簌如雪，竟與三百年前的文字遙相呼應。這般讀法，不求甚解，但求心意相通，恰似老友對坐，盡在不言中。

都說春日宜遠遊，我卻覺得捧書即行萬里。看沈復在《浮生六記》裡種蘭養苔，便知蘇州園林的營造法度；品文震亨《長物誌》所述室廬清供，愈懂江南雅士的林泉之心；隨汪曾祺逛昆明菜市，青頭菌、牛肝菌的鮮香彷彿穿透紙背；甚至讀《東京夢華錄》至「旋煎羊白腸、批切羊頭」一節，竟錯覺汴河兩岸的炊煙漫過千年，與窗外的玉蘭香纏作一處。書頁間藏著的何止山河歲月？分明是讓方寸斗室化作天地無垠的秘徑。

窗外常有車馬喧鬧。年輕人在草坪上放風箏，孩童舉著棉花糖追逐，更遠處廣場舞的樂聲隱約可聞。這些熱鬧像潮水般湧來，又退去，而我始終守著窗邊這方

寸之地。茶涼了再續，書讀至酣處，連風翻頁的沙沙聲都成了註解。某日讀《登科後》，見孟郊寫「春風得意馬蹄疾」，忽聞燕語呢喃掠過簷角——原來書中那些死去的文字，須借春光的魂魄才能復活。

友人問：如今短視頻唾手可得，何苦費神讀書？我笑指案頭《世說新語》：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，造門不前而返，問其故，答「吾本乘興而行，興盡而返，何必見戴？」讀書之妙，正在這「乘興」二字。算法推送的碎片如露水電光，唯書籍許你靜觀星軌，在文字的恆久光芒裡照見自己的模樣。

今晨購得《春在堂隨筆》，素藍封面染著梨花瓣。三月梨花開時，恰是江南讀書天。歸家時路過花市，竹籃墊著青荷葉賣玉蘭的老嫗遞給我兩枝：「讀書人帶著香」。此刻白瓷瓶裡的花影映在書頁上，恍惚間竟分不清是墨香染了花，還是花色潤了墨。忽然懂得古人為何將「晴窗」「細乳」「分茶」與「讀書」並置——原來真正的風雅，不過是讓春光與文心相互成全。

暮色漸濃時合上書卷，扉頁的折痕裡還夾著幾粒桃李芬芳。這個春天，我又在文字裡走過秦漢烽煙，唐宋煙雨，訪過晚明茶寮，民國書肆。當電子屏幕的藍光吞噬了太多目光，或許我們更需要這樣的時刻：讓油墨香滲進春風，任平仄韻腳應和著布谷鳥的啼鳴。畢竟，能安坐一隅而與千古精神往還者，方知春色從來不在遠山，而在翻動的書頁之間。

走進春天

曹建龍

當大地輕輕地從沉睡中甦醒，抖落冬日的慵懶，我們便攜著滿心的希冀，踏上了探索生命的征途。我們深知，走進春天，便是踏上了一段既充滿曲折坎坷又飽含希望與活力的旅程。生命，恰似一場永不停歇的遷徙，歷經風雨，穿越雷電，千百次的流浪，只為尋找那一抹最絢爛的春光。

此刻，我們已揮手告別漫長的冬季，站在春的岸邊，回望過去，去年的冬天已化作歷史的塵埃，而今年的春天正以一種蓬勃的姿態，向我們展示著它的生機與活力。鳥語花香，綠意盎然，彷彿是大自然最真摯的歡迎禮，迎接每一個渴望新生的靈魂。

我們毫不猶豫地伸出雙手，緊緊握住這嶄新的歲月，彷彿握住了純真的情懷與無盡的希望。讓目光穿越生活的瑣碎，深入靈魂的深處，讓思索在蓬勃的生機中變得更加成熟與深刻。讓生命的詩歌，在這溫暖的春光中重新響起，唱響一曲關於成長與希望的讚歌。

走進春天，我們將真誠的目光投向擁擠的人群，讓真情實意如春風般吹拂每一個角落。在這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季節裡，我們學會了珍惜與感恩，學會了寬容與理解。我們的心，如同春日裡的藍天一般純淨而廣闊，白雲悠悠，那是我們對未來的美好憧憬。

團結，是我們前行的力量；拚搏，是我們生活的主題；進取，是我們心靈的承諾。我們無須空想，無須悲歎，只需腳踏實地，勇往直前。我們努力地充實地走過每一天，用汗水澆灌夢想之花，用智慧點亮未來之路。我們堅信，每一步堅實的足跡，都將在歲月的長河中留下真實而無悔的痕跡。

春季雖短暫，但人生的道路卻漫長而美好。前行的路上，失望與痛苦或許會如影隨形，但收穫與幸福也終將如約而至。讀一路春的氣息，那是泥土的芬芳與花草的清香；讀一溪春的話語，那是潺潺流水訴說著歲月的故事與未來的期許；讀一山春的希望，那是漫山遍野的新綠與勃勃生機繪製的壯麗画卷。

在這美好的春天裡，我們忘卻了一切煩憂與惆悵，只留下對生命的熱愛與對未來的憧憬。我們快步走進春天，讓心靈在這片生機勃勃的大地上自由飛翔。

春天，真好！它讓我們相信，無論未來的路有多麼崎嶇，只要心中有夢，脚下有力，生命終將綻放出最絢爛的光彩。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温陵氏 宏月 582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宏月負責。

在語言峭壁上，他鑿出了光的階梯

——論馬東旭散文詩中的哲學思辨

楊維松，青年詩人、評論家，中國詩歌學會會員、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。著有《你是我筆下棲落的燕子》《風渡口》《三維人生一棵松》等。

寫作三行：第一行，自身文本得行；第二行，要有人說你行；第三行，說你行的人，他得行。

來自豫東平原的馬東旭，憑著過硬的文本在語言峭壁上鑿出了光的階梯，其作品得到耿林莽、王幅明、霍俊明、周慶榮等名家的讚譽，實屬難得。他的散文詩猶如平原上兀自生長的蘆草，以其獨特的生命形態構建起一個充滿張力的詩學空間。他將申家溝的地理坐標轉化為哲學坐標，在麥田、磨坊與

廟宇的褶皺裡，展開了一場關於存在本質的詩學思辨。

下面讓我們品讀《申家溝大雪三日》：起首處，「以雪花為鏡」的隱喻構成了他詩學體系的原點。這種鏡像意識並非傳統抒情詩中常見的物我交融，而是現象學意義上的主體懸置。當詩人宣稱「照見自己非常難，照見眾生比較容易」時，他實際上在解構笛卡爾式的主體神話——在紛揚的雪花中，主體不再是穩固的認知基點，而是破碎的、流動的、需要借助他者鏡像才能勉強拼湊的存在。當詩人在城鄉夾縫中分裂為「市區的我」與「農村的我」，主體的完整性已然崩塌，唯有用「樂隊、小生、聽眾」（《我是我自己的聽眾》）三位一體的戲劇化分身，

才能維繫存在的連續性。

在《空心菜》中，母親與空心菜的對話不僅是代與代之間的精神傳遞，更是主體通過他者完成自我認知的哲學儀式。「根繫在地底用動著百萬個細小的鼓槌」的植物意象，暗合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——主體通過外部鏡像建構自我，卻永遠無法抵達真實的自我。當母親將空心菜視為「空心的人」，這種物我互喻的修辭策略實際上暴露了主體存在的本質性匱乏，正如詩人在《遇見蘆草》中所言：「我一思索，我就成了河床上多餘的了」。

而這種鏡像認知在《六月十二日雨風大作》中昇華為存在主義的宣言。「我是雨滴。無數的雨滴，在飛。像更多的我逸出本位」的句式重複，構成了德勒茲意義上的「差異與重複」：主體在自我分裂中不斷增殖，每個雨滴都是存在的碎片，共同構成流動的主體性網絡。這種後現代的主體觀解構了傳統抒情詩中的完整自我，將存在確證為永不停息的生成過程。

馬東旭的散文詩還具有現象學還原的顯著特徵。在《在磨坊》中，詩人將「磨盤咯吱咯吱地響」的日常勞作賦予存在論意義，將磨面的過程轉化為對時間本質的沉思——「響是寂靜的一部份」的悖論式表達，揭示出海德格爾「存在與時間」的深層關聯。麵粉「過三遍籬」獲得清白質地，不僅是物理性的篩選，更是精神淨化的隱喻，指向海德格爾所謂「詩意的棲居」。

他對物的靈性化書寫形成了獨特的宗教現象學。「青煙裊裊」（《訪單莊白玉廟》）的廟宇成為存在論意義上的「靈魂住所」，神像前的沉默禱告不是對超驗世界的求告，而是現象學「回到事物本身」的實踐。當詩人說「我非我，一切皆我」時，物的神性與主體的世俗性在現象學直觀中達成和解，這恰是馬裡翁「飽和現象」理論的詩學印證。

馬東旭的散文詩始終遊走在存在與虛無的邊界。《六月三日在申家溝》中麥茬子地裡的鴨子群像，構成後現代式的存在寓言：「白鴨子很白、黑鴨子很黑」的絕對差異，解構了傳統農耕敘事中的和諧圖景。當詩人凝視「水上與水下是兩個世界」時，這種空間割裂實則是現代性焦慮的投射，暗合鮑德裡亞的擬像理論——真實的農耕生活已成為符號化的虛無。

但馬東旭的虛無書寫始終保持著建構性張力。《遇見蘆草》中「蘆草屬於我的」的宣稱，看似是佔有式的物我關係，實則是通過物的本真性抵抗存在的虛無。當詩人「洗去塵雜回到源初的我」，這種道家式的返璞歸真，在現象學層面實現了海德格爾所謂的「向死而生」。

即便在《我是雨滴》的自我消解中，仍然保持著「澆灌焦渴身體」的救贖意志，這種虛無中的堅守，使他的詩學最終超越後現代的解構狂歡。

在這個祛魅的時代，馬東旭的散文詩猶如申家溝的磨盤，在詞語的轉動中碾碎存在的硬殼，讓精神的麵粉得以顯現。當我們在「十萬畝梨花」的意象中辨認出黑格爾「絕對精神」的倒影，在「紅泥火爐」的微光裡窺見海德格爾「林中路」的蹤跡，這位中原詩人已然將豫東平原的生活體驗，淬煉為具有「普世價值」的哲學詩篇。這種將地域性提升為超越性、將日常性轉化為形而上學的詩學實踐，或許正是漢語散文詩突破抒情傳統、走向智性寫作的重要路標。

